

物質救國論

康有為書

物質救國論

康有為書

孔子二千四百七十年己未六月六版

定價大洋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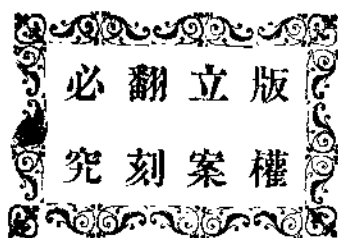
著述者 南海康有爲

印刷所 上海長興書局

發行所 上海三馬路山東路口
長興書局

北京廠甸海王村公園

分售處 各省書莊



(物質救國論)

物質救國論目錄

彼得學船工

論歐洲中國之強弱不在道德哲學

論中國近數十年變法者皆誤行

中國救急之方在興物質

論歐人之強在物質而中國最乏

論英先倡物質而最強

論今日強國在軍兵砲械其本則在物質

論今治海軍當急而海軍終賴於物質

論軍在理財理財在富民而百事皆本於物質學

各國強弱視物質之盛衰爲比例

二十年來德國物質盛故最強

美國文明在物質非教化可至

論中國古教以農立國教化可美而不開新物質則無由比歐美文物

國之強弱視蒸汽力人馬力之漲縮爲比例

實行興物質學之法在派遊學延名匠

派遊學宜往蘇格蘭學機器

學電學莫如美汽機亦然

職工學宜往德

畫學樂學雕刻宜學於意

欲大開物質學於己國內地之法有八

物質救國論

彼得學船工

南海康有爲

光緒三十年八月十九日。吾遊荷蘭。在鵠士道大市出海口。凡十三里。地名山泵。觀彼得學船舊屋遺蹟。二百八十年矣。至馬車不通處。遵小徑行得之。屋以板爲之。高六七尺。如中國漁家屋然。分兩室。深二丈許。今半傾頽。以木架扶之。入門卽爲甬矣。其煙氣薰蒸可想。陳一桌數几。皆彼得遺物。室西北隅一櫥矮短黑色。豈知卽床也。前垂遺帳。大二尺許。壞紗已破。污舊黝黑。入內室則作工處。有彼得三像。一帝后像。極莊嚴者也。一彼得操工像。倚斧於地。壺冠皆在地。眼如望羊。其目營四海耶。一像操鋸。方造小舟。其從臣在側作書。貌尤英絕。前有小玻窓四門。上有玻鑲之。其側一小玻窗。今有大廈飾紅紫偉麗者。覆蓋之。則今俄王亞力山大請於荷而築之也。今八年矣。吾購得其影像。歸以示吾國人。瞻眺感嘆。流連而不能去也。康有爲曰。嗚呼。天下今古萬國。豈聞帝王而親執勞役苦身作工者乎。板屋敝陋如此。衢道污狹如此。傭保雜廁如此。其苦難

污穢。士夫富人猶難受之。此豈玉殿瑤臺紫宮繡座陸仗警蹕之王者所能忍乎。而彼得乃能安之數年。忘其苦辱者。彼見己國之短乏在物質也。其得之也。則闢地萬里。在指顧也。故彼得不知其勞辱也。但見此卽奏凱報捷之甘泉宮也。但見此卽威黑海收東亞之縮圖也。有此在其心胸中。故忘其勞辱也。若不知屈己學工也。則緬王之欲英使跪而不得也。以黃幔遮英使之足。而身囚印度島國且夷矣。印度王侯士大夫不知國之強弱。在物質學。而但欲革命自立也。則萬里之土疆。三萬萬之士民。皆夷爲奴隸矣。欲發憤求強立。而不知其道。則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也。今吾國人欲變法自強。不知學彼得之講物質學。而師印度之張空拳。以革命自立。則其去俄且遠。而不爲印度也幾希。聞彼得之變法自強也。令羣臣子弟。分往意大利學製小船。往荷蘭學製巨艦。自更服從船匠學藝。手製帆檣。凡鋸木截鐵造纜製帆皆學焉。就波蘭醫院學醫。格物院學格致。彼得念歐洲各國所由強。在於工藝。大募法荷瑞巧匠。面試其技。優者招住本國。開廠教工。又聞英藝尤巧。遂之英。學造船造鐘表。學天文算法。遇奇材異能。皆聘至俄用之。又遊法受業於大學。凡繪畫所。刻石所。天文器所。金絨所。織所。格致所。皆

延其名匠歸俄以充教習。陰召瑞典之巧匠居俄厚待之用。以興鑿開礦。開凡百製造之業。其世爵大僧子弟。皆遣習兵學。遊學各國。學工藝。其惰而無成者。發在王宮充苦差。大開工廠。使民習各國之工藝。令民不讀書者不得承父產。大開海軍學堂。習海舟戰術。夫俄起自野蠻荒寒之小國。而彼得三十年間。乃闢地九千方里。聲震全歐。後世承之爲第一強國者。則以彼得能自知己國所短。而採用各國之工藝故也。彼得非徒知己國短。而欲師各國之技也。乃至自屈帝王之尊。躬維傭役之列。親執勞辱之事。以先之。又使其羣臣世爵大僧子弟及人民大往各國分學之。而自開工廠於本國。而自教之。蓋深知彼己之短長。極校國力之厚薄。乃知強弱之故。不在人民之多寡。土地之大小。而在物質工藝之興盛與否也。故徧觀各國。有物質學者盛強。無物質學者衰微。是故彼得聚精會神。降志辱身。不彈勞辱竭國力而爲之。而卽及身收其效也。合大地古今之帝王。無有能舍國遠遊。雜廁傭工。親執勞役者。惟彼得一人能之。是其英絕之心力。絕出千古。故俄之驟長。亦絕出一時也。俄本野蠻。政法皆無。所乏非獨物質也。若中國則數千年之政法。本自文明。所乏者獨物質耳。若能如彼得之聚精會神。率一國

之官民。注全力以師各國之長技。則中國自盛強。遠過於俄彼得。又可斷斷也。

荷蘭國海口山聚遊俄彼得學丹遺板屋矮小敝陋。以帝王之尊。屈身學工。古今未有感嘆憤發。

板屋濱河邊。高廣蔽風雨。云是大彼得。學製船於此。遺灶對臥榻。疏布遮牀處。几桌凡四事。樸陋苦難似。昂頭戶礙眉。伸手瓦觸紙。遺像猶在壁。執斧舟斜倚。身衣賤工服。自若營大地。眉宇天人姿。顧矚有雄氣。當時同業者。寧知帝王至。玉座何尊崇。紆身執勞肆。深宮何安樂。久習能捐棄。臣妾亦已衆。隻身走萬里。日與工人伍。降辱成舟技。豈不憚孤苦。歸成圖霸志。迄今橫三洲。雄圖霸大地。乃知英雄主。舉動自殊異。橫覽古帝王。神武無可儼。我儀主父僊。瓊璋差可比。變服學騎射。入關窺秦主。王者欲強國。苦身猶胥靡。況茲我庶士。勞辱更何齒。歐人所由強。物質擅作器。百年新發明。奇偉不可記。遂令全地球。皆爲歐人制。吾國大物博。所乏製造職。士夫習尊大。難勞身降志。何況帝者崇。玉食九重蔽。坐茲成孱弱。衆強召吞噉。沈吟古今人。最敬彼得帝。昔者編其傳。寫黃進丹陛。聖上爲感動。變法大猛厲。忡忡震予心。大業傾不世。豈知九萬里。來視舊廬敝。

木架與支持。游者踵相曳。大廈覆其外。丹碧聳環麗。遺構及像設。拓影杯盤細。大購數十種。將以贈國士。感嘆喟然興。聳立起強志。

論歐洲中國之強弱不在道德哲學

歐洲者。今世號稱文明發生之地也。吾既徧游各國。而深觀盡攬之矣。雖有所未盡。然其大體。亦既暴露矣。若其展轉發達之由。亦既考其所以然。而審其進化之序矣。未遊歐洲者。以爲其地皆玉堂瓊樓閬苑瑤池。以爲其人皆神仙豪傑賢聖明哲。以爲其政皆公明正直平等自由。及今游之。則其乞丐之夫。窮困之子。貪詐淫盜殺掠之風。苦惱之情。飢寒污穢之狀。壓制等別之事。及宮室之古陋卑小。道路之狹隘不潔。政治之機巧變詐。專制壓抑隔絕不完不備。一切人情風俗事勢。乃皆與中國全同合化。而無有少異。蓋凡人道皆有形骸。則皆待於衣食居處。當中世千年黑暗時。固遠不及我國。即在近世論道德之醇厚。我尙有一日之長。卽不易比較。然亦不過互有短長耳。今以其一日之強富。宮室器用之巧美。章程兵政之修明。而遂一切震而驚之。尊而奉之。自甘以爲野蠻。而舉中國數千年道德教化之文明。一切棄之。此大愚妄也。蓋號稱爲人者。

必國首方足。五官百骸。不能離形而僅有靈魂以自立也。既有形骸。則有待於聲色臭味衣食居處。則有餘不足之數。而貧富貴賤權勢利害出焉。有勢則挾。有害則避。有欲則爭。不得則求。有求有爭而不遂。則貪詐盜殺機巧變僞壓制苦惱之諸惡心起。故夫惡心之輕重大小。視其求爭之風之輕重大小以爲差。苟非絕無教化之野番。日以殺掠爲業。以漁獵爲生者。則凡諸國之俗之美惡。不能以大小強弱而差論也。強大之國。衝繁之地。其所挾避求爭之勢最甚。則其相迫而爲貪僞盜殺機巧變詐壓制苦惱之風亦最甚。弱小之國。地方僻簡。求爭不繁。無所於迫。故其貪僞盜殺機巧變詐壓制苦惱之風亦不甚。夫從來鄉人樸鄙而慤。都士文巧而詐。既有然矣。故夫文明者。就外形而觀之。非就內心而論之。以吾所遊大地幾徧。風俗之至仁厚者。應以印度爲冠焉。吾頻與印人行遊。中途忽抱曳。吾繞道行。吾怪詫之。則指地下之蟻隊。慮吾之踐之也。吾室嘗有蟲。命印度僕撲之。僕謂不可。責之則力爭之。以爲不仁。終不奉命。後乃與商。放之竹外。乃奉命。吾深入其窮僻鄉。皆寂然坐道。無聞者。無譁者。客來則讓道。油漆身而道拜日。誦經於途。食充則止。游於西藏哲孟雄廓爾喀之間。隨所在野人家皆可入宿。

讓牀與客。授餐與被。行時贈以金不受。以中國內地言之。窮鄉多類是。而都邑則否。可
由是推之。鄙僻之區。多道德。而文明之地。道德反衰。蓋巧智之人。多外觀而少內德也。
比比矣。夫以印度之民。愛及蟲蟻。終日諷經拜禱。不尚武爭。故二千年來。累滅於外族。
則道德之鞭辟太深。仁厚遜讓之俗太甚所至也。今印度既滅。降爲奴虜。爲萬國所輕
賤久矣。如以道德論文明也。則吾斷謂印度之文明。爲萬國第一也。美國者。今大地號
爲最富盛好自由之國也。吾聞芝加高一埠。而一歲之獄。凡二十萬事。繁盛則繁盛矣。
而犯罪者。若是其衆也。則其治化何如也。美國人堪罵李語我曰。吾美國一歲殺死者
萬數。多於英之滅波焉。率死於酒色氣者六千。死於劫財者三四千。吾聞美之富人。多
爲其妻子親戚謀殺死。蓋利其財也。此則不著於獄者矣。其官吏相鬥於朝市。其警察
受賄而暗聽人之賭。其殺人大獄。則賄其陪審員。而可免死矣。故在英國者。人畏法不
敢犯。而居美者橫肆矣。其州各異法。有作奸者逃之他州。則逍遙矣。故一妻而分嫁數
夫於各州者。所在多有。其電線鐵路愈捷便。其竊盜詐謀之事。亦益以易遁焉。數月前
吾國人所開干城學校之教習。爲其累年薦友得金所賣。而捉將官裡矣。其他惡俗。不

勝枚舉。蓋以尙富爲俗。故耻貧而好利。有可以得金者。無不爲也。然則所謂富強者。則誠富強矣。若所謂道德教化乎。則吾未之知也。是所謂文明者。人觀其外之物質。而文明之耳。若以道德風俗言之。則忠信已澆。德性已漓。何文明之云。美猶如此。何況歐洲各國。日處競爭之中。如沸湯盤馬者乎。抑無待論證也。故以歐美人與中國比較。風俗之善惡。吾未知其孰優也。推其孰爲衝繁簡僻乎。則道德俗尙之醇美澆漓可推也。如以物質論文明。則誠勝中國矣。若以道德論之。則中國人數千年以來。受聖經之訓。承宋學之俗。以仁讓爲貴。以孝弟爲尙。以忠敬爲美。以氣節名義相砥。而不以奢靡淫佚爭競爲尙。則謂中國勝於歐美人可也。即謂俗尙不同。亦只得謂互有短長耳。中國自古禮樂文章政治學術之美。過於歐洲古昔。見於大地萬國比較說。旣無待言矣。今者宮室器用之撲拙。蓋由峻宇雕牆。垂爲大戒。機巧奢靡。視爲淫風。亦由道德之說。鞭辟太過致然。非人巧有不如也。齋路士者英國監布烈大學之漢文總教習也。嘗曰。華夏人之勤學。及多識字。過於歐人。其貧苦而好學。不求利達。殆天性也。試考道光廿八年以前歐洲各國未定強迫入學之例。華人與歐人孰爲多學者乎。以今英國教育之

盛。而惡士佛大學之地。小卽有識字之人。吾用一奧人。其父卽不識字者。故數歲無書與其子。英人誇其惡士佛之古。已六百年。豈知我國郡縣立學。在宋仁宗皇祐之年。故凡今我各直省府縣學宮。凡千餘。皆立於宋世。卽如蘇州學宮。爲范文正之宅讓出者。廣東學宮。經營於唐世。皆千餘年之古物。彼惡士佛者。尙不能爲我雲來。而何文明之比乎。故合種種而論之。我國人今之敗於歐人者。在此一二百年間。而所最大敗遠不如之者。卽在一二百年間新發明之工藝兵砲也。凡歐人於百年來。所以橫絕大地者。雖其政律學論之有助。而寔皆藉工藝兵砲以致之也。夫工藝兵砲者。物質也。卽其政律之周備。及科學中之化光電重天。文地理算數動植生物。亦不出於力數形氣之物質。然則吾國人之所以遜於歐人者。但在物質而已。物質者。主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國人能講形而上者。而缺於形而下者。然則今而欲救國乎。專從事於物質足矣。於物質之中。先從事於其工藝兵砲之至粗者。亦可支持焉。若舍工藝兵砲。而空談民主革命平等自由。則使舉國人。皆盧騷福祿特爾孟的斯鳩。而強敵挾挾。一語不遂。鐵艦壁境。陸軍並進。挾其一分時六百響之砲。何以禦之。夫砲艦農商之本。皆由工藝之精奇而

生而工藝之精奇。皆由實用科學。及專門業學爲之。實用科學。與專門業學。皆非六七年不能成。卽捷徑可得。亦須四五載。而學異國之語者。尙須數年。故總計工藝砲艦之學能成。非十載不可。此十載之中。事變紛紛。國勢更岌。誰歟許我以休暇者。若再鹵莽從事。歧途趨走。或背道而馳。之楚而北行。馬疾而去之愈遠。則所謂舉國四萬萬之盧騷福祿特爾孟的斯鳩。或康德斯賓。倍根笛卡兒。進而人人爲柏拉多亞里士多圖耶蘇與佛。無數無量。亦皆供人宰割之具。奴虜之用而已。不觀耶蘇之生於猶太乎。不數十年而猶太爲墟。七十萬人。移於羅馬。科重稅以築哥林多廟而已。夫耶蘇能爲歐人之教主。而無救於猶太之滅亡。佛能爲東亞之教主。而無救於印度之滅亡。則以應用之宜與不宜。當與不當故也。

論中國近數十年變法者皆誤行

夫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衆。物產之多。教化文字風俗之統一。其欲以強國至易易也。大地未有其比也。苟得各國物質之一二。卽足自立。不待其致精而求備也。故爲中國謀者。無待高論也。亦不須美備之法也。苟得工藝砲艦之一二。可以存矣。可不憂亡矣。

今日所急急者救亡耳。既不亡矣。則其後之盛強繁美。不待期而自致焉矣。

論一誤於空名之學校

然竊觀數年來舉國之所奔走馳騁者何如哉。以昔者兵船砲械之未足也。於是進而言學。夫歐人數百年興學之變也。始則爲古文。進而言人道。學。近百年來。乃講寔用。又進而爲國民學。而十年來所以摹仿東西學校者何爲乎。不過語言文字之微。堂室窗戶檯椅之式。歐美政俗之粗略。分毫未得其寔用。乃先將中國數千年之聖經賢傳道德名義而棄之。夫既謂舉國皆康德賓塞倍根笛卡兒柏拉多亞里士多圖之無救於亡。而豈區區誦蟹行拼音之言。講堂室窗戶之式。略知歐美之粗者。所能濟乎。論再誤於自由革命之說

既又深原夫政治之本。攻專制爲不可。於是發明民權自由立憲共和之說。引法美以爲證。倡徃其祠。煽動全國。於是今之床頭之豎。三尺之童。以爲口頭禪焉。夫自由二字。生於歐洲封建奴民之制。法國壓抑之餘。施之中國之得自由平等二千年者。已爲不切。英博士齋路士曰。不知中國者。以爲專制之國。乃入其境。則其民最自由。賣買自由。

營業自由。築室自由。婚嫁自由。學業自由。言論自由。信教自由。一切皆官不干涉。無律限禁。絕無壓制之事。真知言哉。其比之歐人之限禁繁多。過之遠矣。或者不知人已。誤以爲歐美之強。其所服藥。必極補益。而妄用之。則無病服藥。必將因藥受毒而生大病。故今日中國自由之教。亦令人發狂妄行。子弟背其父兄。學者犯其師長而已。蓋自由已極。無可再加。若欲加乎。舍此何進。且英文非里泵 *Pudom* 者。僅爲釋放之義。尙含有法律之意。若日本所譯爲自由二字。則放手放脚。掉臂游行。無拘無管。任情肆意。不怕天不怕地之謂。則人道豈有此義理乎。此等名詞。不特意偏而不舉。亦且理窮而難行。而可公然標爲名理。從之者舉國若狂。不辨皂白。夫使中國而爲野蠻。無文學之國。則可也。然而中國已爲五千年文學之國。而此等無理不通之名詞。公然通行。視爲聖人之金科玉律焉。豈不大愚哉。或明知其不可。而以其便於任情肆意也。或怵於西歐強盛之由。大哲之說。而不敢難也。世說新語曰。愍道人與一道人過江。懼不得食。乃定立義曰。心無二以動衆。其說大行。愍道人寄語之曰。心無二豈是道。當時爲噉飯耳。歐人之言自由者。標一義欲立名以動衆。蓋亦心無二之類耳。今有愍道人在。則笑之矣。